

## Subject 「有愛無礙作文比賽」得獎作品：圓與缺的困惑

■ 醫學系二甲 / 羅凱菱

嘿！你有空可以聽聽我的童年困惑、傻事和天馬行空的奇想嗎？看完後你或許會覺得我很奇怪，可是說不定你也這麼做過、遇過、想過呢！只是忘了而已。

小時的我愛玩，走在街上，老愛踏在人行道那條像瓦楞紙的黃色磚線上，爸爸說那是導盲用的。導盲磚其實不常見，但被我遇上了，總想著要在那上面走才行。小時的我常想，這條線到底通向那裡呢？想像著它通往一個秘密花園。好奇的我幻想自己是一個小小偵探，並開始展開我的調查，常常走著走著，黃線就莫名地偏向一邊，然後消失了，不然就是鋪到馬路邊就消失了，再往下一個街卻再也找不到。在我每次都丟了線索後，我跟上爸爸的腳步問道：「線都不見了！馬路上沒有線，盲人要怎麼過馬路呀？」但那時爸爸的回答都無法令我滿意，只讓我留下滿腹的疑惑。我在腦海中想像著盲人們在路上走著，像愛莉絲夢遊仙境一般，她在黑暗中緊隨著發光的腳印，走到一條細長的小徑，但是前面的路被一隻下巴長著地板刷的狗擦掉了，牠若無其事地繞過她，也把她身後的路清掃掉了，只剩下她站在一片漆黑…。

其實我從沒見過任何盲人走在導盲磚上。可能盲人用起來也不方便吧！路上也越來越少看到那種磚了。長大後我了解到，原來失明的人心裡有無數幅地圖、有無數條小徑描繪在他們的內心；他們用心眼看世界，用心去記住自己的腳步、用觸覺和嗅覺記憶物體。而後天失明的人像被丟入陌生世界，呼嘯聲是車子、食物是一團香氣、看字像觀察螞蟻一樣用放大鏡、事物像被打翻的調色盤，輪廓全都糊在一起，而顏色也分辨不出來了。國中的輔導老師說：「他們比我們想像中的獨立、也比我們想像中的脆弱。所有未知的都有可能帶著危險。」輔導課後上體育課時的我，想起老師說的話，默默地想：奔跑對他們而言也會是一件有所顧忌的事吧？就算有著狂奔的心。

這個世界始終是給彩色的人住的。何時導盲犬才能進出公共場所？何時盲人也不是一位按摩師呢？

小孩子的我還想不到這些問題。而小學的我在做什麼呢？玩一種很白痴的遊戲。

有一天回家，我興致勃勃地把在學校和同學發明的外套另類穿法秀給媽媽看，就是兩隻手縮進外套裡、騰出兩支飄飄然的袖子，這樣乍看之下像是沒了雙手。我原本想以這樣的姿態回家，可是一開始就破功了一開門和轉動門把是一件大學問。到了廚房，我對媽媽說：「快看我的手！它們不見了！」媽媽用一副又好氣又好笑的表情，手裡拿著我的點心（一碗綠豆湯）看我會怎麼辦。只用嘴巴喝實在太不方便了，所以我不甘心地伸出右手拿湯匙。喝完仍嘴饞的我，想開一包乖乖來吃，卻發現一只用一隻手根本無法撕開！現在想想那時真是笨死了，拿剪刀來不就解決了！

後來我把這件事當笑話看待，我認識的朋友中有人是左撇子，他說所有的東西都是為慣用右手的人設計的！像水龍頭的轉向、門開的方向等，連最簡單的握手，哪有人會特別為占少數的左撇子想呢？我那時聽完笑了，像我朋友的父母會想要改變他的習慣，要他練習用右手寫字、用右手拿筷子；我突然領悟，或許就是這樣吧！失去手的人或只要是身體有殘缺的人，都要去學習另一種習慣並與之生活在一起，雖然一開始會顯得笨拙、令人喪氣。但我們一般人太習慣把一切的「方便」視為理所當然，而忽略了一些人的難處。

我們欣賞楊恩典的畫、聆聽用腳飛翔的女孩的歌、觀賞弦月之美的表演，是因為感受到他們生命的熱度！該受喝采、掌聲的不光只是一幅畫、一首歌、一支舞，我想應該是他們的生活、他們的認真、他們的態度。

我沒辦法體會身障者們的生活，就像我想試圖留下小時候的感覺。

小小孩的我很矮，感覺四周的東西很大很高，總要抬頭看才能看得清楚。每次跟媽媽出門辦事，來到櫃台前，我總愛像青蛙一樣跳上跳下地，只為看清楚櫃台裡有什麼東西，但都只看到一點點人的身影、櫃子的一角，覺得大人不注意我這個身高只高出他們的腰的小小孩。記得有一次我生病去了醫院，我和媽媽坐在椅子上等候，媽媽和身旁一位坐在輪椅上的年輕阿姨談天，阿姨很喜歡我，給我糖果還拍拍我的頭，我注意到我站著跟她一樣高、可以直直望到她的眼睛，一雙疲倦但有著溫柔眼神的眼睛，她好像對我媽媽說她也想要有一個小孩。

我漸漸忘記小小孩時看世界的高度，直到推著我高中同學的輪椅。他腳受傷要拄拐杖，但有些課要換教室距離比較遠要用到輪椅，第一次覺得校地是如許的不平、樓梯多得漫長；一個小陡坡就要繞路、一個小階梯就要停頓一下，我同學嘴巴上沒說，但我知道他感覺糟透了。我開玩笑地問他他不想在賣場瘋狂急馳、撞倒一座麵包山呢？結果後來我們在學校的溜冰場上小小的「慢」馳了一下，他還嘆道沒有真正的冰。當然他一個月後就康復了。

我則很有福氣地從出生到現在一直沒生過多大的病，四肢也健全，一路順利地唸到了大學。身障朋友們的故事我大多是從電視新聞、老師們口中聽說的，偶爾遇見了也只是一個默默的旁觀者。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的吧，有許多事只是沒看見、沒注意到而已。盲人的愛犬同時也是他們的眼睛；有些人的車則改裝成可以輕鬆地放進嬰兒車，

有人則是改成能放進輪椅；頭髮下有人習慣戴著耳環，另一群人則是必須戴著助聽器。他們錯失了常人能夠體驗到的快樂、消磨自己與親友的自由、等待著社會更多的關懷、愛與支持。他們可能也在我們抱怨的事物中，珍惜著殘存的美好。

用腳飛翔的女孩（蓮娜瑪莉亞）說：「我從不為自己的身體殘障而苦惱，因為人生原本需要許多妥協。因為，生活的重心是我們和週遭人事物的關係、愛和感覺。」

我思考著她「生活的重心」的意思，我想那不是只為某事而活的意思，而是一種心的力量。因為擁有了能支持著你，讓你去認真過每一天的力量，所以可以毫不害怕地面對生命。

圓有圓的完滿、缺有缺的獨特。從沒有人說生命要擁有過什麼或是達成某件事才算完整，「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。」短短一句道盡每個人奮鬥的理由。

[TOP](#)